

过把什么瘾

求实篇——杂文五集

群言出版社

“求实

过把什么瘾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 编

群言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把什么瘾/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4

ISBN 7-80080-158-6

I. 过…

II. 中…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I267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9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 · 35 定价: 6.00 元

目 录

- | | |
|--------------------|---------|
| 1. 亲自读书 | 梁 友(1) |
| 2. 十菩萨闹庙 | 赵廷鹏(4) |
| 3. 过把什么瘾? | 刁 明(7) |
| 4. 初见涂鸦 | 王得后(10) |
| 5. 你不能随行就市 | 邢 山(13) |
| 6. 打针能不疼? | 泉 明(16) |
| 7. 嫉妒就是嫉妒 | 朱铁志(18) |
| 8. 恨不生陕西 | 曹亚瑟(21) |
| 9. 黑话漫议 | 亦 杰(23) |
| 10.“混儿”..... | 郭庆晨(26) |
| 11.“文明”别解..... | 鄂烈山(29) |
| 12. 心清自得诗书味 | 陆士华(32) |
| 13. 幽默幽到哪里去? | 谭 健(34) |
| 14.“商场如战场”别议..... | 苏天生(37) |
| 15. 戏说冥钱 | 郭振亚(40) |

16. “逆恶效应”	王若谷(43)
17. 说稳	杨志怀(46)
18. 请把眼光转一转	赵廷鹏(48)
19. 远近高低各不同	金陵客(51)
20. 听歌断想	文时夏(54)
21. 关于“杀猴吓鸡”	邵道生(56)
22. 时髦魔鬼辞典	王乾荣(58)
23. 不信“座右铭”	草萌(60)
24. 漫谈距离美	丹赤(62)
25. “二”现象	冯日乾(65)
26. 半拉子成果	栖愈(68)
27. 电话心态	朱铁志(70)
28. 送礼之最	孙同喜(73)
29. 小洋楼的举报	阿明(75)
30. 巨款之谜	宋子牛(78)
31. 大惊小怪	甲乙(80)
32. 拆不掉的“牌坊”	文心(83)
33. 好精明的生意眼	瓜田(86)
34. “忘却”的学费	高云(89)
35. 蒙胧计	邓高如(92)
36. 请教赵树理	张聿温(95)
37. 成名四诀	刘德水(98)
38. 罗锅卷席筒	林冈(101)
39. 挂羊头的卖什么肉	叶廷滨(104)
40. 拟文坛游戏	王乾荣(107)
41. 华威新传	毛浩(110)

42.《厚黑学》的泛滥	吴昊	(113)
43.现代“王侯情节”	宋庆光	(116)
44.现在究竟谁怕谁	文心	(118)
45.游戏人间一解	闻启	(121)
46.五位则天与四对梁祝	张儒昌	(123)
47.由版面说到脸面	史占旗	(125)
48.灰色辩证法	张聿温	(128)
49.安全带现象	王得后	(131)
50.七仙女闹离婚	文时夏	(134)
51.糊涂学派	贾祥恩	(137)
52.生气	何双及	(140)
53.函告人间	孙立先	(143)
54.听歌断想补遗	文时夏	(146)
55.带腐败味的“土政策”	鄢烈山	(149)
56.广告修辞术	丁启阵	(152)
57.难猜的哑谜	闻启	(155)
58.“自我溢恶”的忧思	潘多拉	(157)
59.异样的慧眼	孙立先	(160)
60.药是什么?	马少华	(163)
61.形象随想	冯日乾	(166)
62.“情结”宜解	孙立先	(169)
63.“玩儿”救国?	王若谷	(171)
64.文人如何做贡献	何东	(174)
65.明偷暗抢	冯日乾	(176)
66.不沾洋光	陈小川	(179)
67.都市里的精神流浪	陆士华	(182)

68. 为钱能给鬼推磨 郭庆晨(185)
69. 人格的使用价值 杨曲(187)
70. 杞忧种种 蔡姑仙(190)
71. 好官难当 冯日乾(192)
72. 赚钱值不值 韩湖(195)
73. 华君武的幽默 吴昊(198)
74. 代西门庆致某性学家 刘思启(201)
75. 可怕的荒诞 甲乙(203)
76. 明天吃什么 朱晴方(205)
77. 王伦喊冤 冯印谱(208)
78. 别卖良心 亦杰(211)
79. 袁世凯的一副对联 金陵客(214)
80.“托儿”拉斯 如寄(217)
81. 淮阴侯遗风 草萌(220)
82. 从崇高走向世俗之后 王若谷(222)
83. 店铺立名 张聿温(225)
84. 怕吃亏 偏吃亏 柳玉柱(228)
85. 不该抢手的抢手货 苏天生(231)
86. 文人撰文与赚钱 何双及(233)
87. 如此新境界 刘洪波(236)
88. 不戴“平民眼镜”戴什么 高云(239)
89. 可悲的谢 秦海(241)
90. 老艾遗嘱 聂君(243)
91. 论定大师 王乾荣(245)
92. 文人和“发” 孙立先(248)

亲自读书

●梁 友

早晨一上班，照例是先去打开水，这成了每日的功课。有时路遇某主任某处长也去打水，少不得调侃一句：“亲自打水？”于是就听到一句戏谑的回答：“是呀，还得亲自喝。”

喝水这类事，不能请“三T”公司帮忙。水喝到别人的肚子里，解不了自个儿的渴。不过打水又当别论。细想想，人生在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必须亲自去做，如吃饭喝水穿衣服睡觉，以及搞对象——实在忙不过来，也可以委托“三T”公司替你约会，但偶一为之可以，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闹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为人作嫁。

所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也可以理解为“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你固然不必亲自搬家，亲自购物，亲自带孩子，亲自上火车站购票，亲自清洗抽油烟机，但你得亲自把请人帮忙的钱挣回来。你的钱也可能是白来的，但再有钱的人，也不能

事事都让别人去做，你至少要照看好自己的钱袋（或者信用卡）。你不亲自去领工资，请别人带回来是可以的，但你还得亲自从别人那儿接过来。否则，别人替你花掉，你必须亲自去干的事就更多了。偶尔从报纸上读到一篇短文，说时下校园里“私下交易”日见其多。那些零花钱颇多的“大款孩儿”，请人代替大扫除，请人帮抄作业，甚至放了学还请同学替自己背书包，春游时请人保管自己所带的物品，一律付给相应的劳务费。孩子们都还小，模仿大人们的言行做出一些事来，本不该看成多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孩子们份内的事是学习，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倘不亲自学习、亲自锻炼，也就不能亲自增长知识、增强体质、培养道德品质和多方面的能力，这就好比不亲自喝水、亲自吃饭、亲自吸收营养。

早就听说当代青少年中流行“软骨病”，这病因之一也许就是不肯亲自去做一些本该亲自去做的事。书读到别人脑子里，书包交给别人去背，结果自己丧失了许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长期下去，不得“软骨病”才怪。这种病听起来没“艾滋病”那么吓人，所以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其实这也是一种功能丧失综合症，也许不是免疫功能的丧失，而是生存功能的丧失。

这种病可传染、可继承，孩子们的毛病当然是从大人那儿来的。不过有趣的是，大人们却开始亲自干一些不肯让孩子们去干的事。据报道，广东东莞的大批厂长、经理、个体老板等“大款”们，亲自乘坐豪华车辆，到广州军区的军营里接受军训，花钱买苦吃。这些苦本来是不必他们亲自吃的，他们宁愿亲自去吃，是因为严格的军事生活和组织纪律，能培养他们的胆略、作风、修养、意志等等，使他们成为具有全面素质的“军

营男子汉”。亲自吃苦就能亲自提高素质,看来这个道理并不复杂。那么,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机会留给下一代呢?

据说,美国一些年轻人最喜欢的工作是当顾问。顾问这种职业似乎不必亲自去干这干那,其实不然,一青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选择顾问这一职业的部分原因是我知道人得亲自经历各种事情,而从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大有裨益的。”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美国,人还得亲自吃饭,但不一定要亲自做饭。然而,不少美国人却宁愿回到厨房里去,因为他们从亲自做饭这件事中,获得了快乐。美国还有不少有钱人喜欢自己动手修理东西,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更多东西可以自己修理,不过主要的恐怕还是这给他们带来了乐趣。

不亲自读书,就既不能亲自长知识,也不能亲自体会读书的乐趣。如果把读书放在与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最好不要让别人代替。

(1994年1月15日)

十菩萨闹庙

●赵廷鹏

读了司马游先生的《“九龙治水”新篇》(见“求实篇”杂文四集),不避续貂之嫌,配篇《闹庙》。

民间流传着一副对子,说是“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吃到最低级;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哄到最高级”。有的人对这警联讳莫如深,认为是全盘否定,给社会主义抹黑。其实不然,它是描绘“闲官忙做”、“冷官热做”、“穷官富做”这“九龙治水”现象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何曾吃下级?有觉悟的下级何曾哄上级?据电视报道,政协会上,委员们当着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面批评:“你不重视教育!”陈希同很受“刺激”,认为批评得对,于是决心“重视教育”,8年给北京教育界做了80件好事,扎扎实实,不掺水分,北京市的教育事业欣欣向荣了。这样的上级,这样的下级,谁忍心去送那副对联?至于“最高”“最低”也不宜曲解,一地有一地的“最低”与“最高”,村的、乡

的、县的、市的、省的都有，甚至一个行业如煤矿也有最低层和最高层，硬要往上推，似乎也不必忌讳，人大代表中不也出过一个禹作敏吗？

人浮于事的地方，九龙治水的机构太多了，处处“超编”，处处添“龙”，五台山黛螺顶的庙里一字儿排开五尊菩萨，而山那边的庙里就给每尊大神派了罗汉、金刚、侍者什么的，拥挤热闹。自愿磕头或被迫磕头，真能磕破脑袋。人浮于事，无事怎能甘心，自然要生事闹庙，而耐得寂寞者根本不会进庙。

古人讽刺过泥菩萨的十相，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改编十相，讽刺了官僚主义。新形势下的新潮菩萨不是泥的，活动能力很强，概括起来，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三餐接送，六亲全红；二机轰鸣，七窍畅通；一吃到底，八面威风。

这四组八句，不必全加解释，只说说一头一尾，以续“九龙治水”的三相。“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庙里造废神，迷官成废。在过去的年代，他们不敢与天斗，怕死；不愿与地斗，怕苦；专门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有的成了“斗人”专家，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涣散，国家遭殃。现在不能斗人了，又不肯为人民服务，车间有噪音，矿井有危险，农田晒日头，商场闹哄哄，教室吃粉尘，甚至觉得向“三老”送温暖也是屈身掉价，于是稳坐庙殿成一统，不学无术，只精研吃与哄的技巧，偶逢厄运就变成“脱毛的凤凰”。某剧团被一个名演员承包，就把不会表演、不会唱、不会化妆、不会布景，也不会做思想工作的一无所能的“菩萨”“上缴”，“上缴”的菩萨没庙安排，“改革”告吹，亏损依旧。这类菩萨不愿洗去金粉，就空喊“改革”，软拖“精简”，谁敢打破现状，就骂谁，庙小神灵大又多，谁敢“打击一大片”？

“一吃到底，八面威风”，是挂点官边儿就捞，民官恶做。他

们装腔作势，大施威风。遇到无物可吃的事就“踢皮球”。某乐团有占全团人数三分之一的大小菩萨，排练厅的灯泡坏了，业务办公室的菩萨说归行政处管，行政处的菩萨说归舞台灯光组管，舞台灯光组说归排练厅管，踢了个圆场，灯泡还是不发光。

有物可吃就一拥而上，主任要人送，副主任要先分，互争优先。庙里来利就抢，抢住房，抢职称，抢汽车，抢办公室，大抢不已。庙里无香火就生事相扰，招待“吃客”陪啜“龙虎斗”，检查、验收捞碗王八汤。开动机器，无事生事，还怕在磨道里找不出驴蹄印？

提拔菩萨就要造庙，有庙就会造出许多菩萨，要认真精简，仅仅“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饷”，未必能治本，治本之道就是按地区定庙，庙多者拆庙送神，按庙定神。汰出者培训改行。随着制度改变，依理逆司（复仇女神）失业了，雅典娜就把她们训教成厄默尼德斯——善心女神。决心拆庙，断了香火，菩萨们不改不行，就会洗去金粉，就能学会和劳动人民握手了。

（1994年3月10日）

过把什么瘾？

● 习 明

使人上瘾的事通常有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两种类型。吸毒能上瘾，嗜烟酒也能成癖，这类上瘾事往往已经引起了生理上的变化，需痛下决心甚至忍受生理上的痛苦才能戒绝。另一类如赌博下棋打猎钓鱼，则与生理无关，此瘾多半是心理作用。本文所说的“瘾”，就是指这一类。

“瘾”其实是一种反复接受的刺激，虽不是与生俱来，但由于习惯了，没有这种刺激反而难受。吸毒是如此，赌博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没有刺激也就谈不上过瘾，比如赌上瘾的人，赌固然是为了赢钱，但如果你把他可能赢到的钱放在那里任他去取，他反倒觉得没意思了。刺激就在于他可能赢，也可能输，可能达到目的，也可能达不到目的。又如钓鱼和打猎，古代的皇帝也打猎，可皇帝要什么野味不能让别人去打？你若好心好意把他有可能打到的那点野味送进皇宫，他还未必高兴，因

为他之打猎并不在于自己食用。

由此也可以推知，凡带刺激性的事，都可能使人上瘾。前几年看到美国《生活》杂志报道，美国的扒手除一部分是因生活潦倒而行窃外，多数人来自中上层家庭，他们行窃不是生活所迫，而是追求贪婪和刺激。据统计，80%的扒手被捕后，身上都带有现金和信用卡，足以支付所偷东西的费用。在审讯中，有的扒手直言不讳地说，偷东西是一种嗜好，好比赌钱吸毒一样，一旦染指行窃，就会越偷越上瘾，不能自拔。

时下流行一句话，叫作“过把瘾就死”。过把什么瘾呢？不排除正当的娱乐和享受，但既然正当，就没必要去死，留着身体，不妨等以后有条件时再过把瘾。那些过把瘾之后有死之虞甚或难免一死的，多半是一种更加刺激的事，是一场更大的赌博，是拿生命作赌注。果然，有报纸报道上海市某学院出纳员、特大贪污犯杨政在短短的十余天时间里，贪污公款 25 万余元，标题就是“他要过把瘾再死”。不错，偷窃能使人上瘾，贪污受贿也能使人上瘾。私心以为，当前我国社会中的腐败者，不少人就有贪污瘾、受贿瘾。2月24日《工人日报》披露，原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郭子文在短短 3 个月内贪污受贿公款 180 余万元，也是明知罪在不赦，也要过把瘾再死。按说 180 万元在当今中国，可说是万人之下十多亿人之上，可以花天酒地放开挥霍了。可是，假如不是事发归案，再给他 3 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能“适可而止”么？窃以为不能。岂不闻“贪得无厌”！而贪得无厌，也就是贪得上瘾，既已上瘾，恐怕就改也难了。扬言 3 年要捞取一千万的曾利华，数百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洪永林，不都是这样的么？

贪污受贿能使人上瘾，也在于它的刺激性。一层刺激来自

能不能得手,也可以说有目标才有动力。就像打猎钓鱼,打到了,上钩了,自然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打不到,不上钩,那就始终还有“追求”,就会千方百计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层刺激来自会不会被捉住,也可以说有风险才有刺激。被捉住了,就玩砸了,赌输了;暂时没被捉住,那就始终还有被捉住的可能,就始终有刺激,一颗心老是悬着,直到死之将至,要不怎么叫“过把瘾就死”呢?最大的刺激,恐怕来自贪欲,这方面的刺激之所以大,就因为它没有止境,捞了还想捞,多了还想更多,眼下的目标可能是一千万,捞够千万之数还想当亿万富翁(富婆)……还有一种刺激来自梦想,想象着占有巨大财富以后,如何享乐,如何挥霍,如何让世界拜伏在他(她)的脚下,如何让子孙后代享用无穷……总之,这类“瘾君子”乐此不疲,就因为这种事比抽大烟更富刺激,更上瘾。

写到这里,本文的结论自然就有了。过把什么瘾?对于腐败者来说,就是过把贪污瘾,过把受贿瘾。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杜绝他们上瘾,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使他们及早把这种瘾戒掉,那就只好满足他们“过把瘾就死”的后半截愿望,让他们尽快地死去吧。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决不能容忍他们过把瘾之后,再把这瘾,没完没了地过将下去。

(1994年3月14日)

初见涂鸦

● 王得后

到过美国，特别是到过纽约的女士们先生们，在游记、随笔、杂感一类文字里，时常告诉我们纽约的地铁简直就是一个垃圾通道、暴力世界、罪恶渊薮和不堪入目的涂鸦长廊。尽管山姆大叔凭借发达的经济和科技，充当大佬，不仅指点世界，把手也伸得长而又长，似乎充满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智慧，洋溢着使不完的力量，但仅仅为一个地铁，就叫人戳着脊梁，人见人骂，徒唤奈何。据说前几年终于咬牙耗费巨资，清洗了一下，也还是不怎么样。

我们北京的地铁，向来是“风景这边独好”的。虽然也不无小疵，比如有时不开升降梯，叫人锻炼腿劲；不多开售票窗口，叫人慢慢排队考验耐心；等等。那干净，整洁，安静，安全，是没有说的，不愧为首都之地的公共设施。

不料这狗年的正月廿四，即公元 1994 年 3 月 5 日上午